

## 三月合歡雪

陳列

即使到了四月，雪季仍會逗留在臺灣的某些高山上，這，我是知道的。但是今年三月初，我取道大禹嶺去合歡山，過了海拔約兩千八百公尺以後，目睹滿山遍野豐滿的雪在太陽下閃爍生輝，猶不免感到十分詫異。

因積雪過深，往霧社的越嶺路交通仍斷。沿途中，前前後後，大概有將近二十部車子埋陷在深雪裡，包括兩輛計程車和一部大巴士。雪還在車頂上慢慢融。有一班在演練作戰的士兵裹著厚重的衣服，戴著遮陽的墨鏡和包住整個頭的毛線罩，散躺在路邊危崖下的雪地上。

所有的山巒谷地因厚雪的堆積而柔和起伏，透亮的一片白茫茫，期間只時而出現一些靜靜佇立的蒼鬱冷杉林，以及偶爾嶙峋凸露出一角黑褐色的破裂板岩。艷陽兀自熱烈照耀。絲毫無雲的藍天。極熱和極冷奇妙地結合成一種很清朗的氣勢，與顯得極其純粹的色塊、線條、形狀一起發著光，一起陪伴我孤獨的踱步，和著冷冽的氣息與味道，一一沁入我的心底。

我有時穿過山壁間忽冷了起來的陰影，有時走在坦然耀眼的雪坡上方。南湖大山和中央尖山在左，凸出於很遠的天邊群山外，全面積雪的合歡主峰在右，隔著也積了雪的合歡溪上游，巍巍然的奇萊北峰則在不遠的前方一直引領著我。腳下窸窣窸窣的聲音迴盪在整個絕對無聲的寒山間；心緒似乎時近時遠，在一種極其清澄的喜悅裡晃漾。

三隻金翼白眉在路旁的四棵冷杉間跳躍。我有時停下腳步，揉一個小雪球，讓它急急滾下很深很深的也積了雪的山谷。

合歡東峰北坡下松雪樓的屋頂，雪約二尺厚，門戶甚至於也仍被擋住了一小截。我將背包安頓好之後，又回去雪地散步。

下午四時多，陽光從合歡主峰銀白的斜稜上方射下來。但熱力正迅速減低。大山的影子在雪地和一些山林間緩慢移動。一陣可能是被夕陽催起的霧，在很遠很深的谷地浮移，輕輕飄過一處密林的上方，飄過寒訓部隊覆滿了雪的營舍和操場，捲起散漫的白煙。從望遠鏡裡，可以見到幾個走動的士兵成小黑點在雪霧中忽隱忽現。

雪幾乎掩埋了一切，但也使這個高山世界變得異樣的單純和安靜。我時而停下腳步，如冷杉般定定地站立，希望去把握或認知這充塞於天地間的單純和安靜的奧義。

四隻岩鷲不知何時，竟然出現在我身後只露出車頂行李架的一部箱形車上。牠們時而嚶嚶吟叫，時而抬頭悠然四下顧盼，圓胖的身體在微風中張揚著灰中帶有赤褐斑紋的羽翼，好像與我一樣在守候一個雪中寒日索漠卻又輝煌的結束。

我和牠們保持在大約一丈多的距離，互望了十來分鐘。但是當我更為靠近時，牠們就飛走了，隱入附近一處山彎後的暮色裡。

暗影聚合得很快，消失了遠遠近近的許多山和谷。冷氣刺人。我辛苦爬上一

處大斜坡，再讓自己滑下來。雪花四濺，屁股也溼了。然後，我滿足地回山莊去。

隔天，我一大早就醒了。室溫攝氏一度。奇萊北峰的身軀凜凜然，正漸明顯地襯映在東方淺灰藍的曙色中。而它的北坡外，未被大山遮住的天際遠處，以橘紅為主色的一長幅朝霞橫披延展，彩紋搖盪，不停息地相互渲染。我站在山莊的後門口，全身顫抖，凝視這高山的日子如何悄悄地從那豐潤顏彩層出不窮的幽微湧動中走出來，張望光影漸漸敷抹過所有的溪壑和數千個繞在我四周的山頭。雪地上的寒光閃閃透亮，從我腳邊開始，一直閃耀至千餘公尺外奇萊峭壁下鬱綠的森林邊。

我再去雪地徘徊時，發現經過一夜的冷凍，雪地表層都硬化了，甚至結成薄冰。足音清脆，在空山間傳得很遠。五、六隻烏鴉在合歡東峰高處一小片密閉的冷杉上方盤旋和起落，不時發出大略三種截然不同的叫聲。

我又爬上山坡去滑了兩次雪。由於雪硬，手腕割了好幾道傷痕，雨褲也破了。太陽升至奇萊北峰的稜線上。

我回去山莊煮咖啡，時而抬頭看山。

厚厚地積在屋頂上的雪，昨天融化一些後，有的來不及滴落而被夜裡的冷氣凍結成許多枝尖削的冰柱，高高垂懸在屋簷邊。此時則又開始融化了，先是一滴一滴的落，然後轉為快速連續而下，在陽光的照射裡有如亮麗的銀珠串，淅淅瀝瀝地在窗口的雪上響個不停。後來，有的冰柱整枝掉落，碎片甚至撞到我的身上來，驚起在窗外漫步的金翼白眉。

這些臺灣特有的鳥，真是貌如其名啊；雙翼銀藍中泛著金黃，眉毛既白且長。牠們有時一隻、兩隻或是三、五隻，在堆疊至窗口的雪上與窗外不遠處的幾棵冷杉間來回飛躍棲停。牠們毫不畏懼人，經常自在地走到我伸手可及的地方，尾部上下擺動，和我那麼靠近，使我感到莫名的歡喜。然而牠們卻無平常的熱鬧喧譁，而只偶爾低沉鳴叫，叫聲中似乎還透著些微的寒涼和寂寞。

我不清楚牠們是整個冬季都待在這個冰天雪地裡，或是在遷降之後最近才回來，但牠們卻使我想到，對所有的野地生命而言，寒冬畢竟是相當殘忍的季節。在雪封的大地裡，絕大部分的生命是沉滯靜止的，有的甚或死亡了，如昆蟲，有的則長期睡在重雪下，將身體的功能降到最低，如箭竹、虎杖和高山鼠類，或者如一些鳥類乾脆出走他地。所有的動物和植物，都在大自然的寂靜裡感受著生存的嚴苛。

不過，春天總會來的。春分距此時只有十九天了。這些金翼白眉的低鳴和雪滴的聲音，或者也可能是一種和聲，一種生命的節奏吧。這和聲與節奏在冰雪上回響，和遠近不一的各個高山深谷相呼應，一起呼喚生機的重臨。

今年合歡群峰的春天也許真的來遲了。然而高山上的春天本就不是一下子來的。暖陽和冷風一再地交替著分別照顧和吹拂之後，雪層才會逐漸消融；然後梅雨到來，解凍的水緩慢地點滴滲入岩隙，冷杉和枯灰了的箭竹則開始萌出嫩芽，小草急速發葉和成長；五、六月之後，某些植物趕緊開花，蟲卵也已孵化，而我這兩天當中不曾見到的酒紅朱雀、鷓鴣、深山鷹、栗背林鴿等，則將呼朋引伴回

到這青蔥連綿的高山草原上互比歌喉。

昨天，有兩位在這個地區作鳥類調查的研究生，以不敢相信的語氣對我說，他們竟然會在小奇萊黑水塘附近的雪地樹林裡發現一群以中低海拔為主要棲息地的紅山椒。

或許，這一切都是宇宙大地的祕密吧，是時序的祕密，風雲的祕密，大自然的祕密。

金翼白眉繼續在我的身邊走動，融化的雪更是不斷滴答著，時間的光影在雪地裡行走。一切都是美，都是令人安心、憧憬和快樂的秩序與奧秘。我喝了一口咖啡，抬起頭來，遠遠望見北邊南湖大山和中央尖山積雪的稜脈附近，正有一絲薄雲浮走。

——選自《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 導讀

陳列，本名陳瑞麟，台灣嘉義人，一九四六年生。淡江大學英文系畢業，曾任教於花蓮花崗國中。一九七二年因「叛亂犯」罪名被捕入獄，一九七六年出獄後以自耕農為主，並從事寫作。創作文類以散文為主，重要的散文集有：《地上歲月》、《永遠的山》。

〈三月合歡雪〉的高山經歷，正是讀者難以企及的地方，陳列實際走訪、紀錄，存其真，發揮想像，這樣的特質更是其他散文家未嘗有的經驗。換言之，陳列所寫的是我們應該熟悉卻又十分陌生的台灣，真實的體驗，真實的台灣，讓人期望從文字中得到神遊的滿足。「雪」是亞熱帶的我們所好奇的，陳列的散文滿足了我們的好奇，開啟了我們的視窗，更重要的是啟示我們：雪封的大地裡，生命沉滯靜寂，我們可以感受到生存的嚴苛，但卻從金翼白眉的鳴叫、雪滴的聲音，好像可以呼喚生機的重臨。這樣奇特的生命經歷，是陳列散文中特殊的金屬聲音，低沉的音波震撼著我們。

（選自《台灣現代文選》，三民，2004）

### 品味時間

1、本文作者如何描寫山中景色？